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一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之一

迷意部

夫酒爲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酣肆離酒
緣棄醉朋近法友出昏門入醒境肉是斷大慈之種
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噉蔬菜澄心神
招慈善感延年故俗書禮記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使噉食酒
肉之者卽同畜生豺狼禽獸亦卽具殺一切眷屬食

始末不犯是名持戒初據權說者故未曾有經云爾
時國王太子名曰祇陀聞佛所說十善道法果報無
窮長跪叉手白佛言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欲還捨
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難持畏得罪故世尊告曰
汝飲酒時爲何惡耶祇陀白佛國中豪強時時相率
賫持酒食共相娛樂以致歡樂自無惡也何以故得
酒念戒無放逸故是故飲酒不行惡也佛言善哉善
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汝者終
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乃應生福無有罪也若
人飲酒不起惡業歡喜心故不起煩惱善心因緣受
善果報如是五戒何有失乎飲酒念戒益增其福先
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勝十善報也時波斯匿王
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心歡喜時不起惡業名有漏
善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人飲酒時心則歡喜歡喜心
故不起煩惱無煩惱故不行惱害不害物故三業清
淨清淨之道卽無漏業世尊憶念我昔遊行獵戲忘
將厨宰於深山中覺飢欲食左右答言王朝去時不
被命勅令將厨宰卽時無食我聞是語已走馬還宮
教令索食王家厨監名脩迦羅脩迦羅言卽無現食
今方當作我時飢逼忿不思惟勅臣斬殺厨監臣被

王教卽共議言簡括國中唯此一人忠良直事今若
殺者更無有能爲王監厨稱王意者時末利夫人聞
王教勅殺脩迦羅情甚愛惜知王飢乏卽令辦具好
肉美酒沐浴名香莊嚴身體將諸妓女往至我所我
見夫人裝束嚴麗將從妓女好酒肉來瞋心卽歇何
以故末利夫人持五戒斷酒不飲我心常恨今日忽
然將酒肉來共相娛樂展釋情故卽與夫人飲酒食
肉作衆妓樂歡喜娛樂恚心卽滅夫人知我忘失怒
意卽遣黃門輒傳我命令諸外臣莫殺厨監卽奉教
旨我至明日深自悔責愁憂不食顏色顛顛夫人問
我何故憂愁爲何患耶我言吾因昨日爲飢火所逼
瞋恚心故殺脩迦羅自計國中更無有人堪監我厨
如脩迦羅者爲是之故悔恨愁耳夫人笑曰其人猶
在願王莫愁我重問曰爲實如是爲戲言耶答言實
在在非戲言也我令左右喚厨監來使者往召須臾將
來我大歡喜憂悔卽除王白佛言末利夫人持佛五
戒月行六齋一日之中終身五戒已犯飲酒妄語二
戒八齋戒中頓犯六戒此事云何所犯戒罪輕耶重
耶世尊答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有罪也何以故
爲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善凡有二種一有漏善

二無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人有漏善不犯戒者名無漏善依語議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義語者凡心所起善皆無漏業王白佛言如世尊說末利夫人飲酒破戒不起惡心而有功德無罪報者一切人民亦復皆然何以故我念近昔舍衛城中有諸豪族刹利王公因小諍競乃致大怨各各結謀興兵相伐兩家並是國親非可執錄紛紜鬪戰不從理諫深爲憂之復自念言昔太子時共大臣提韋羅相忿情實不分意欲誅滅因太后與酒飲已情和思惟是已卽勅忠臣令辦好酒及諸甘饌又使宣令國中豪族群臣士民悉皆令集欲有所論國中大事諸臣諍競兩徒眷屬各有五百應召來集於王殿上莊嚴大樂王勅忠臣辦瑠璃椀椀受三升諸寶椀中盛滿好酒我於衆前先擊一椀王曰今論國事想無異心今當人辦此一椀甘露良藥然後論事咸言唯諾作唱大樂諸人得酒并聞音樂心中歡樂亾失讎恨因酒息諍而得太平此豈非是酒之功也竊見世間窮貧小人奴客婢使夷蠻之人或因節日或於酒店聚會飲酒歡樂心故不須人教各各起儻未得酒時都無是事是故當知人因飲酒則致歡樂心歡樂時不起惡

念不起惡念則是善心善心因緣應受善報獼猴得酒尚能起憍況於世人如世尊說施善善報施惡惡報末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人故今得好報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六齋六齋之日不得莊嚴香華服飾作倡妓樂又復不聽附近夫壻愛好之姿竟何所施徒云其功豈非苦也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如是末利夫人在年少時若我不勅令受戒法修智慧者云何當有今日之德以能得度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

述曰此第二約其實說輕重不犯真名持戒故大聖知時量機通塞通則開禁隨時量前損益如匿王殺厨監太子欲殺其父此並因酒忘忿得全身命免其大罪以輕脫重不受累殃然非無飲酒之咎來報之罪不得見有前開遂卽雷同總犯各須量其教意復省已身行德優劣得預聖人斯匿末利開禁以既不同此卽須依經纖毫勿犯最爲殊勝故四分律云是我弟子者乃不以草頭滴酒入口何況多飲是故咽咽結提又成論問云飲酒是實罪耶答曰非也所以者何飲酒不爲惱衆生故而是罪因若人飲酒則開不善門以能障定及諸善法如殖衆果必有牆障故

知酒過如果無園又優婆塞經云若復有人樂飲酒者是人現世喜失財物身心多病常樂鬪諍惡名遠聞喪失智慧心無慚愧得惡色力常爲一切之所呵責人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世惡報捨此身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亂不能繫念思惟善法是一惡因緣力故令一切外物資生悉皆具爛又長阿含經云其飲酒者有六種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鬪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又智度論飲酒有三十五失如前受戒篇說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嗜酒不得嘗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悉由之牽東引西持南著北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故不飲酒又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飲酒多放逸

現世常愚癡

忘失一切事

常被智者呵

來世常闇鈍

多失諸功德

是故黠慧人

離諸飲酒失

又十住婆沙論問曰若有人捨施酒未知得罪以不

答曰施者得福受者不得飲故論云是菩薩或時樂捨一切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是念今是行檀時隨所須與後當方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以酒施者是則無罪又梵網經云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五百世中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衆生飲酒況自飲酒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羅婆提陀兇暴惡害人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波提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兇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菴婆羅提龍住處衆鳥樹下敷座具大坐龍聞衣氣卽發瞋恚從身出煙長老莎伽陀卽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煙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等龍復放霹靂莎伽陀變作種種歡喜丸龍復雨弓箭刀稍莎伽陀卽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等龍復雨毒蛇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卽變作優鉢羅華瓔

珞瞻蔔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
陀皆不能勝卽失威力光明莎伽陀知龍力盡不能
復動卽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
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
爾時龍見如是事已心卽大驚怖毛豎合掌向莎伽
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
師佛龍答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
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兇惡
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
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伏惡龍折令善因莎伽陀名
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
敬請得莎伽陀是女爲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
是沙門噉是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
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爲說法便去過向寺
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梨衣漉
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
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
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卽語阿難是處爲我敷
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
已集佛自知時佛卽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

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是有見聞者言見聞此事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凡夫如是過罪皆由飲酒今從自後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依律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問曰未審天上有酒味不答曰無實麴米所造之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經云彼夜摩天男共天女衆入池遊戲同飲天酒離於醉過現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天有以珠器而飲酒者受用酥醃之食色觸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爲酒令我得飲卽於念時皆是天酒離於醉過天旣飲之增長勝樂善業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業力故如是受樂有鳥名爲常樂見彼諸天在歡喜河而飲酒故爲說偈言

沒入放逸海	貪著諸境界	此酒能迷心
何用復飲酒	爲境界火燒	不知作不作
園林主貪心	何用復飲酒	

撰述
彼常樂鳥見樂飲酒天在河飲酒爲調伏故如是說
偈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數罪人說偈云

酒能亂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作

如是應捨酒 若酒醉之人 如死人無異

若欲常不死 彼人應捨酒 酒是諸過處

恒常不饒益 一切惡道階 黑闇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 亦到餓鬼處 行於畜生業

是酒過所誑 酒爲毒中毒 地獄中地獄

病中之大病 是智者所說 若人飲酒者

無因緣歡喜 無因緣而瞋 無因緣作惡

於佛所生癡 壞世出世事 燒解脫如火

所謂酒一法 若人能捨酒 正行於法戒

彼到第一處 無死無生處

問曰無病飲得罪有病開飲不答曰依四分律實病

餘藥治不差以酒爲藥者不犯問曰開服幾許答曰

依文殊師利問經云若合藥醫師所說多藥相和少

酒多藥得用又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

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葶藶子是名破戒開放

逸門云何迦蘭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

篤將死時優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爲汝覓天上人

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皆爲取答曰我所須藥是
違毗尼故我不覓以至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律優
波離言汝藥是何答曰須酒五升優波離曰若爲病
開如來所許爲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慚猶謂犯
律往至佛所慙懃悔過佛爲說法聞已歡喜得羅漢
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飲如葶蘆子犯罪已積
若消病苦非先所斷

述曰不得見前文開籠通總飲必須實病重困臨終
先用餘藥治皆不差要須酒和得差者依前方開比
見無識之人身力强壯日別馳走不依衆儀少有微
患便長情貪不護道業妄引經律云佛開種種湯藥
名衣上服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詭誑道俗是故智人
守戒如命不敢犯之是故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寧捨百千身

不毀犯法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滿百年 不如護禁戒

卽時身摩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卽獲見真諦 所患卽消除

當知衆生所有病者皆由貪瞋我慢爲因從因有果

得此苦報非由不得藥酒病不得差故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四毒箭則爲病因何等爲四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四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膚體瘠瘠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腹背脹滿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若識病本斷惡修善三世苦報未除不受若不觀理縱用天下藥酒所治其病轉增難可得差又毗尼母經云尊者彌沙塞說曰莎提比丘少小因酒長養身命後出家已不得酒故四大不調諸比丘白佛佛言病者聽甕上嗅之若差不聽嗅不差者聽用酒洗身若復不差聽用酒和麩作餅食之若復不差聽酒中自漬又新婆沙論云如契經尊者舍利子於憍薩羅國住一林中時有活命出家外道亦住彼林隣近尊者去林不遠諸村邑中有時廣設四月節會時彼外道巡諸村邑飽食猪肉恣情飲酒竊持殘者還至林中見舍利子坐一樹下酒所昏故起輕憊心我今與彼雖俱出家我獨富樂而彼貧苦尋趣尊者作是頌曰

我已飽酒肉 復竊持餘來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金聚

時舍利子聞已念言此死外道都無慚愧乃能無賴
說此伽陀我今亦應對彼說頌作是念已卽說頌言
我常飽無相 恒住空定門 地上草木山
皆視如唾處
今此頌中尊者舍利子作師子吼說三解脫門謂於
初句說無相解脫門於第二句說空解脫門於後三
句說無願解脫門

食肉部

述曰此之一教亦有權實言權教者據毗尼律中世
尊初成道爲度麤惡凡夫未堪說細且於漸教之中
說三種淨肉離見聞疑不爲已殺鳥殘自死者開聽
食之先麤後細漸令離過是別時之意不了之說若
據實教始從得道至涅槃夜大聖慇懃始終不開又
涅槃經云一切衆生聞其肉氣皆悉恐怖生畏死想
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
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爲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
其實不食但諸衆生有執見者不解如來方便說意
便卽偏執毗尼局教言佛聽食三種淨肉亦謗我言
如來自食彼愚癡人成大罪障長夜墮於無利益處
亦不得見現在未來賢聖弟子況當得見諸佛如來

大慧諸聲聞人等常所應食米麵油蜜等能生淨命
非法貯畜非法受取我說不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
肉血不淨耶非直食肉壞善障道乃至邪命諂曲以
求自活亦是障道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若為已殺不
得噉若肉如林木已自腐爛欲食得食若欲噉肉者
當說此呪

多經唵此言如是阿捺摩阿捺摩此言無我無我阿視婆多阿視

婆多此言無壽命無壽命那舍那舍此言失失陀呵陀呵此言燒燒婆弗

婆弗此言破破僧柯慄多弭此言有為莎呵此言除殺去

此呪三說乃得噉肉飯亦不食何以故若無思惟飯

不應食何況當噉肉佛告文殊師利以衆生無慈悲
力懷殺害意為此因緣故斷食肉若能不懷害心大
慈悲心為教化一切衆生故無有過罪○問曰酒是和
神之藥肉為充飢之饕古今同味今獨何見鄙而不
不食若使佛教清禁居喪禮制即如對於嚴君勅賜
俗食豈關僧過拒而不食耶答曰貪財喜色貞夫所
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
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
為非縱逢上抑終須嚴斷雖違君命還順佛心問曰
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無損

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
偏斷答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卽罪
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卽除
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問曰罪有遮性酒體
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
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
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當名持戒少飲卽醉
是大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爲生善戒是上善身口
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旣
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違遮
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第一據
實有損者依經食肉之人有十種過失第一明一切
衆生無始已來皆是已親不合食肉故入楞伽經云
我觀衆生輪迴五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遞爲父母
兄弟姊妹若男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
善道惡道常爲眷屬以是因緣我觀衆生更相噉肉
無非親者由食肉味遞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業
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刹聞佛所說
悉捨惡心止不食肉遞相勸發菩提之心護衆生命
過自護身離一切惡諸肉不食悲泣流淚白言世尊

我聞佛說諦觀六道我所噉肉皆是我親乃知食肉
衆生是我大怨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我從
今日斷不食肉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弟子有不
食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肉者我當與作大不
饒益大慧羅刹惡鬼常食肉者聞我所說尚發慈心
捨肉不食況我弟子行善法者當聽食肉若食肉者
當知卽是衆生大怨斷我聖種大慧若我弟子聞我
所說不諦觀察而食肉者當知卽是旃陀羅種非我
弟子我非其師第二明食肉衆生見者皆悉驚怖故
不應食如彼經說食肉之人衆生聞氣悉皆驚怖逃
走遠離是故菩薩修如實行爲化衆生不應食肉譬
如旃陀羅獵師屠兒捕魚鳥人一切行處衆生遙見
作如是念我今定死而此來者是大惡人不識罪福
斷衆生命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爲覓我等今我等身
悉皆有肉是故今來我等定死大慧由人食肉能令
衆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大慧一切虛空地中衆生
見食肉者皆生恐怖而起疑念我於今者爲死爲活
如是惡人不修慈心亦如豺狼遊行世間常覓肉食
如牛噉草蜚蝗逐糞不知飽足我身是肉正是其食
不應逢見卽捨逃走離之遠去如人畏懼羅刹無異

第三明食肉之人壞他信心是故不應食肉如彼經云若食肉者衆生卽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間無可信者斷於信根是故大慧菩薩爲護衆生信心一切諸肉悉不應食何以故世間有人見食肉故謗毀三寶作如是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於衆生猶如羅刹斷我法輪絕滅聖種一切皆由食肉者過是故大慧我弟子者爲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應生念肉想何況食噉也第四明慈心少欲行人不應食肉如彼經說菩薩爲求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厭世間苦速求解脫若捨憤鬧就於空閑住屍陀林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癰瘡想趣得存命繫念聖道不爲貪味酒肉葱韭蒜薤臭味悉捨不食若如是者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厭離貪著諸味酒肉葷辛皆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也第五明食肉之人皆是過去曾作惡羅刹由習氣故今故貪肉是故不應食肉也如彼經說有諸衆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

善根得聞我法信心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刹眷屬虎狼師子猫狸中生雖在我法食肉餘習見食肉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寺飲酒噉肉以爲歡樂諸天下觀猶如羅刹爭噉死屍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我衆成羅刹眷屬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看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刹此明食肉皆是過去曾作羅刹師子虎狼猫狸中來故應裁斷也第六明食肉之人學世呪術尚不得成況出世法何由可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世間邪見諸呪術師若其食肉呪術不成爲成邪術尚不食肉況我弟子爲

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爲彼癡人食肉而得其報是故大慧我諸弟子爲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肉也第七明衆生皆受身命與已無別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能起色力貪味人多貪著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已身人畜無別寧當樂存芥野干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觀察死爲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得而食他肉是故大慧欲食肉者先自念身次觀衆生不應食肉也第八明食肉

之人諸天賢聖皆悉遠離惡神恐怖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夫食肉者諸天遠離何況聖人是故菩薩爲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若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豎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爲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也第九明食肉之人淨者尚不應食況不淨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我說凡夫爲求淨命噉於淨食尚應生心如子肉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離著以肉能生無量諸過故失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肉血不淨等味言我聽者是則謗我故內律云食生肉血等得偷蘭遮罪第十明食肉之人死則還生惡羅刹等中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衆生依於過去食肉重故多生羅刹師子虎狼豺豹猫狸鴟梟鷂鷲鷹鷂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有得涅槃道當知食肉有如是等無量諸過是故行者不食肉者卽是無量功德之聚也又鴛掘魔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

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告文殊一切衆生界我界卽是一界所肉之肉卽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然不破戒以從展轉離殺因緣故也又此經說衆生身內有八十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卽斷八十萬戶蟲命若炙若煮若淹若暴皆有小蟲飛蛾蠅蛆而附近之如是展轉傍殺無量生命雖不自手而殺然屠

者不敢自食皆爲食肉之人殺之故知食肉之人卽兼有殺業之罪或有出家僧尼躬在伽藍其諸白衣公然聚會飲酒食肉葷辛雜穢汙染伽藍不愧尊顏如斯渾雜豈勝外道又尼羅浮陀地獄經云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由飲酒出家僧尼豈不深信經教心生重愧自棄正法同於外道若噉衆生父母衆生亦噉父母肉若噉衆生母肉衆生亦噉母肉如是姊兄弟妹男女六親並有相對怨怨相酬未可得脫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加哀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

人畜喘息之類手亦不爲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疑殺不食爲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快殺快某肉肥某肉瘦某肉多好某肉少惡意亦不念哀念衆生如已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別普等一心常志大乘又賢愚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柰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將四種兵入山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獸單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爾時林中有犢師子懷欲心盛行求其偶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姪意轉盛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儻見危害王以怖故卽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群從已復來到王與人衆卽還宮城爾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爛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已兒卽收取養以足斑駁字爲斑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亾斑足繼治時斑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種二是婆羅門種斑足出遊勸二夫人隨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一日極相娛樂其墮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

夫人極自莊飾嚴駕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祠梵志
種者下車作禮禮已後到王從本言而不前之於是
夫人瞋怒天神由禮汝故使王見薄若有天力何不
護我後壞天祠令平如地守天祠神悲惱至宮欲傷
王宮天神遮不聽入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恒供養
日日食時飛來入宮不食餽饈粗食麤供偶值一日
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作其形坐於常處不肯就食
欲得魚肉卽如語辦食已還去明舊仙來爲設肉食
仙人瞋王王言大仙先日勅作今何不食仙人語言
昨日有患一日不來是誰語汝但相輕誠令王是後

十二年中恒食人肉作是語竟飛還山中是後厨監
忘不辦肉臨時無計出外求肉見死小兒肥白在地
念日稱急卽却頭足擔至厨中加諸美藥作食與王
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卽問厨監由來食肉未有斯美
此是何肉厨監惶怖腹拍王前若王原罪乃敢實說
王答之言但實說之不問汝罪厨監白王具述前報
王言此肉甚美自今已後如是求辦厨監白王前者
偶值死兒更求叵得王又語言汝但密求設令有覺
斷處由我厨監受教夜恒密捕得便殺之日日供王
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亾失兒展轉相問

何由乃爾諸臣聚議當試微伺卽於街里處處安人見王厨監拽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事白王王言是我所教諸臣懷恨各自外議王便是賊食我等子噉人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一切同心咸共齊謀一時同合卽圍其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臣答言夫爲王者養民爲事方駟子厨殺人爲食不任苦酷故欲殺王王語諸臣自今已後更不復爲唯見恕放當自改勵諸臣語曰終不相放不須多云時王聞已自知必死卽語諸臣雖當殺我小緩須申聽我一言卽自立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爲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衆德廻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其語已訖尋語而成卽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強殺我賴我大幸復能自拔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妻兒我次第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間飛行搏人擔以爲食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噉多人諸羅刹輩附爲翼從徒衆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刹白斑足王我等奉事爲王願爲一會王卽許之當取諸王令滿五百與汝爲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後捕得須陀素彌王大有

高德從羅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彌廣
爲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斑
足歡喜敬戴爲禮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卽放諸王各
還本國須陀素彌卽佐兵衆還將斑足安置本國前
仙人誓十二年滿自是已後更不噉人遂還霸王治
民如舊爾時須陀素彌王者今我身是斑足王者今
鴛掘摩羅是爾時諸人十二年中爲斑足王所食噉
者今此諸人爲鴛掘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世世
常爲鴛掘所殺我亦世世降之以善鴛掘摩者指鬘
比丘是時波斯匿王復白佛言指鬘比丘殺此多人

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
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叵言
佛勅一比丘汝持戶排往指鬘房刺戶孔中比丘卽
往奉教爲之排入戶內尋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
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衆會莫不信解頌曰

財色與酒

名爲三惑

臣耽喪家

君重亾國

肉障大慈

辛遮淨德

懷道君子

斯穢不欲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一十二
校譌

第十三紙

十六行後二之

第十四紙

十五行林宋

音釋

且杲

且子邪切杲網尤切

罟

公戶切

顛顛

顛昨焦切顛秦

醉切顛顛

點

胡八切

稍

色角切

虺

許偉切

詭

居洧切詐

也瘠

似入切痛

噦

於月切

漬

子智切

鷓臬

鷓赤脂切臬古

堯切鷓臬

蠕

而充切

駁

北角切

愕

五各切

驚愕也

太倉王夫人章氏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一百十二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甌寧唐士登書

進賢洪謀刻

萬曆辛卯秋清源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二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酒肉篇第九十三之餘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漢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晉新野庾紹之

宋蔣小德

宋沙門竺惠熾

吳諸葛恪

周武帝

隋趙文若

唐孫廻璞

唐頓丘李氏

唐叅軍鄭師辯

唐京兆韋知十

唐雍州謝氏

唐洛州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

封令至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臺南可無人家徒倚欲去忽見一老公問云何從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令婢取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遇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慇懃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淥波頃時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

撰述
洛水神卷一百一十三
二
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成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陽寺
記錄

出洛

晉有荊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典事道安爲師解悟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卽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卽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學徒勵業甚衆旣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出梁高僧傳

右此一驗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卒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旣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答云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

無噉物心協云五藏與肉乃復異耶答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未復求酒協時時餌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爲惡之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遂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爲丘州刺史朱循時爲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循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穌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旣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勅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算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旣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旦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

家欲驗其言卽夕遽遣人叅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
公處睡卧至夕而亾小德旣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
期奄然而卒朱循卽免家丘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
難道行尤精不同餘僧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
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
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
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君旦食肉美不賢曰美熾
曰我坐食肉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聾未及得答熾
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

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啣熾而復止賢駭

怖悶絕良久乃蘇具說其事

右此三驗
出冥祥記

吳幼帝卽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爲侍中大將軍恪強
復傲物峻嶮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
還峻將以幼帝響恪而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
不寐張幼騰胤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爲不
過因酒食行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藥洒自隨恪將入
畜犬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那
無苦也旣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爲恪所擊狂言
常稱見恪遂死

出宛
魂志

周武帝好食雞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虎常進御食有寵隋文帝卽位猶復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至尊爲武帝傳說旣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到穴口遙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卽入宮中使者亦引儀同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爲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雞卵爲白團也儀同卽答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卧牀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雞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數之訖牀及獄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同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身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吾作功德也於是文帝勅天下人出一錢爲追福焉臨外祖齊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說

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墻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墻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猪羊雞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噉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諸畜見爲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穌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及以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疎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

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卽喚驛長問云汝不爲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爲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殺牴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唐殿中侍御醫孫廻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旣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卽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恠訝而不

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首蓣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卽放璞璞循路而還徃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旣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起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其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覺身已卧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

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勅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廻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爲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爲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廻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則同宿遂至閩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旣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旣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卽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廻璞自爲臨說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孤老唯有奴婢兩人家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然

始穌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之有上符遣追便卽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著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爲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卽遣追婢須臾卽至勘當元由婢卽答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復有人問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忤久而始穌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卽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雇諸經生衆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卽死隱師見存道俗欽敬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叅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爲死三日而穌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爲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

但去巾帶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團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爲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繫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繫帔置牀角上旣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旣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牀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爲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旣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臭常有瘡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云爾

右此五驗

出冥報記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未微中煮一羊脚半

撰述
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令親聞說之

唐雍州萬年縣閭村卽灞渭之間也有婦姓謝適同縣元氏有女適廻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未微末亾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爲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爲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卽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舐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卽憑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爲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錢帛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爲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

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
恐汚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
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大藍
縷宜將布來我爲汝作衫及鞵弟置布於靈牀上經
宿卽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患深遂殺一螻蛄取汁
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
慈流爲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濟辦但隨身衣
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
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
之乃向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
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卽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
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卽往託生與姊及弟
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

右此三驗出
冥報拾遺

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曰佛在世時
放大光明佛告天人龍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
諸比丘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毗尼意導我聽諸比丘
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藍內殺害衆生猶如獵
師屠肆之處復有比丘純著繒帛遊行姪女洒肆之
舍不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諸惡比丘謗讟我

教舌何不落告諸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
或於飢饉世作大肉身施彼餓者或內外財施未曾
恡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豈教弟子噉衆生肉耶我
既涅槃諸惡比丘次補我處爲天人師開導衆生令
得道果豈有天人師口噉衆生肉耶我初成道時
雖開毗尼中聽食三種淨肉亦非四生之類是諸禪
定之肉是不思議肉非汝所知何故謗讟我教我於
涅槃楞伽經中一切生命雜肉皆已斷訖不聽持戒
之人食諸衆生身肉若有惡比丘導毗尼教中聽食
魚肉聽著蠶衣者此是魔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
唯服麤布白氎三衣未著繒帛何爲謗我耶

穢濁篇第九十四

迷意部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僞質事等盡瓶感此穢
形又同坏器內外無實觸塗皆染加復閻浮穢質不
淨充軀常食酒肉恒食葷辛臭氣上衝諸天衣裂善
神捨衛惡鬼交侵凡夫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
不遠離兼復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心心起
滅徒染六情終墜三惡願各修身淨其心口也

五辛部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如是一切葱韭薤蒜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韭蒜薤亦皆如是當生苦處穢汗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爲五一者木葱二者葷葱三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葷葱慈葱蘭葱興渠是五種不得食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食肉葷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已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然後許讀誦經論不犯又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無餘治開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內不得卧僧牀縛衆大小便處講堂處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不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遙禮七日滿已澡浴熏衣方得入衆若有患瘡醫教須香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後許塗身還在屏處一同前法

出家性潔尚令作法如是况穢俗凡人輒開食

嚏氣部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嚏者不得放恣大嚏若嚏

來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嚏勿涕唾汗比座若上座嚏者應言和南下座嚏默然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嚏諸比丘呪願言長壽時有居士嚏及禮拜比丘佛令比丘呪願言長壽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者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若得在前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之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出要迴面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氣欲出時不聽衆中出要作方便出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來入衆莫使衆譏嫌汗賤入塔時不應放下氣安塔樹下大衆中皆不得令出氣師前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風出聲若腹中有病急者應出外莫令人生汗賤心

便利部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漫大小行者五百身墮拔波地獄後經二十小劫常遣肘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之地乃至黃泉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間處小便汗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比丘從今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處小行當聚一屏猥處若瓦瓶若木笥埋地中就中小行已以物蓋

頭莫令有臭氣又毗尼母經云若上厠去時應先取
籌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令得覺知若無
籌不得壁上拭不得厠板梁柱上拭不得用石不得
用青草土塊軟木皮軟葉竒木皆不得用所應用者
木竹葦作籌度量法極長者一搩手短者四指已用
者不得振令汗淨者不得著淨籌中是名上厠法籌
法上厠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者用水處用水處坐
起褰衣一切如起止處無異厠戶前著淨瓶水復應
著一小瓶若自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厠邊小
瓶不得直用僧大瓶水令汗是名上厠用水法塔前
衆僧前和尚阿闍梨前不得張口大洩唾著地若欲
洩唾當屏猥處莫令人惡賤是名洩唾法又三千威
儀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
座具上坐及禮三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厠有
二十五事一欲大小便當行時不得道上爲上座作
禮二亦莫受人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已往當
三彈指五已有人彈指不得逼六已上正住彈指乃
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前一足却九不得令身倚
十斂衣不得使垂圍中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二
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汗壁十四不得低頭

視園中十五不得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用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汗漉二十一用水不得使前手著後手二十二用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澡豆二十四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盡當語直日主者若自手取爲善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座具牀縛得罪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坐卧僧卧具上得罪又摩德勒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得禮拜餘無水處若爲非人所瞋水神所瞋或爲服藥等開不犯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

禮無功德也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不彈指來大

小便潑汗中鬼面上魔鬼大恚欲殺沙門持戒魔鬼

隨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

既知此事上廁必須警噓作聲

又賢愚經

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除糞佛知應度卽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汗身遙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爲說法卽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祇洹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尋卽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卽

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上坐縫
 補故衣七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
 提比丘身没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所先
 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王國中下賤
 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除到尼提所執足
 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
 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
 自在乘捉僧事身暫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
 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
 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

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

以是義故不得房內便利具招前罪數見俗人懈怠

不能自運置穢器在房便利令他日別將棄未又佛

來定墮地獄縱得出獄猶作猪狗蟻螂厠蟲也

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
 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者名曰善
 頸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眾生然燈燒
 香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眾女欲供養塔便共相
 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汗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
 棄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唾笑之曰汝手
 以汗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弊姪物水洗我手便可
 復淨佛天人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遶塔

求願令掃塔地汗穢得除令我世世勞垢消滅清淨
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
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者今
柰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汗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
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
罵言姪女故今受是姪女之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
洹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必使早起
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
於門前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卽終生天
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
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見佛歡
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供養佛佛爲說法得
須陀洹又新婆沙論云昔怛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
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在
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汗穢其中以
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
栴檀樹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若諸衆生由不護淨故
因內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汗良田 如是諸貪穢
穢汗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汗良田

如是諸瞋穢 穢汗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汗良田 如是諸癡穢 穢汗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一汪水汗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毗婆尸佛時有衆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到選寶上者用施衆僧規俟僧食僧受其寶付授摩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從其求索不與衆僧苦索摩帝瞋恚而語之言汝曹噉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設欲食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連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屎尿以爲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卽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處不煩燈燭

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答汝
爾時目連尋往佛所具問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
具以上問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為汝說
此賢劫中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
常令僕使壓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
良醫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佛往長者
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來歡喜勅其婦富那奇我
有急緣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時
婦答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
於其屏處小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佛
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歸其後命終
墮餓鬼中常為飢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佛告目連欲知爾時彼長者婦今富那奇餓鬼是佛
說是時諸比丘等捨慳貪緣厭惡生死有得四沙門
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爾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噉他身血肉 貪毒無慈矜 養茲身穢質

蟲寓內消融 不護僧淨器 受此廁中蟲

後報入地獄 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 畧引 三驗

宋釋慧果

齊釋弘明

唐謝弘敬妻許氏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婺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厠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卽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爲造法華一部并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

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齊末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爲給使也又感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爲盜僧厨食今墮厠中聞上人讀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冀免斯累明爲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捉取以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未絕

驗出梁高僧傳

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弘敬妻高陽許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蘇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

官府卽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間人呼姑姨夫皆爲某姓丈也吉光卽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語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爲汝造請卽應得出遂於語處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栖遑似有經記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儻引汝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爲所悉可引吾爲證也少間有吏抱索引入王果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于時吉光欲發遣卽共執案人籌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爲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盃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鮓時口內皆爛光卽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鮓後遂誦得經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讀誦不闕其經見在文多不載鮓活之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

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

則說之云爾右此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一十三

校譌 第二紙二行從疑 第三紙五行東南 第五紙

六行幼宋 第六紙九行臨南 第九紙二十行忤宋

第十二紙十五行染 第十三紙七行導疑當 第十

九紙十行意宋 第二十紙二十行摩下宋

音釋 暖正作優鳥代 讐之涉切 醜直禁 嚙力充切

也 灞必駕切 舐丁禮切 媵以證切 嚏都計切

大倉王夫人章氏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一百一十三卷 吳江比丘明 覺對 甌寧唐士登書 建陽鄒友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